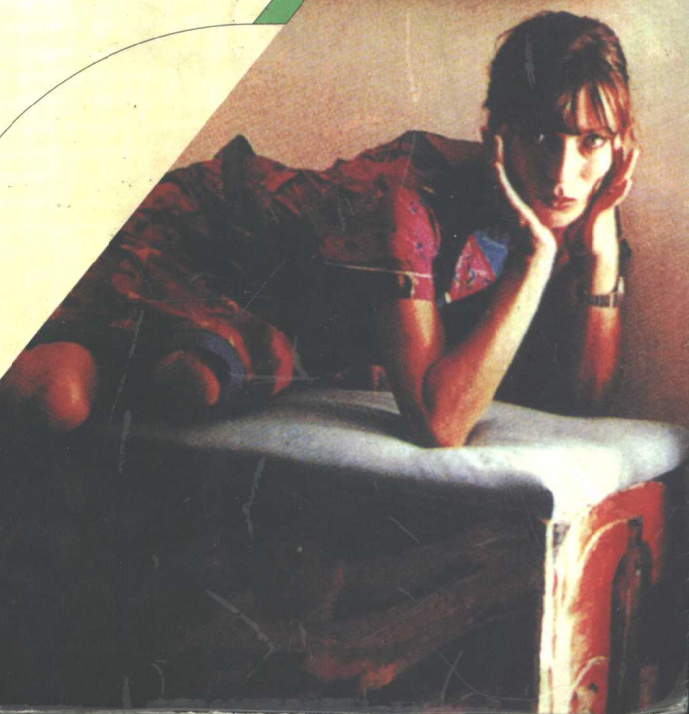


回归悲剧

7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I247.55-5/ 71845

回归悲剧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

7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⑦

出版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发 行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 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：530

字 数：8500 千

版 次：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3000

书 号：ISBN7-225-01488-9/I·342

定 价：584.00 元（全 73 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序 言

《蓝血人》分成上下两集，而把下集定名为《回归悲剧》，自然是指方天千方百计回归土星之后的悲剧而言。方天用尽方法回归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他的星球已然发生了悲剧。但，如果他知道，他会怎样呢？

当然，他一样会选择回去，他是无法在地球上生活下去的，原因十分简单，他不是地球人！

这又不单是方天的悲剧了，几乎是所有生物的悲剧了。鱼离不开水，树獭离不了树，地球人离不了地球，土星人也离不开土星。生物的生活，有着遗传的对环境的局限，无法突破。

很奇怪的是在《回归悲剧》中提到了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，而近日在写的卫斯理故事第六十一个，正准备以这个人为题材，而在“回”中所述的那一段，不是重新校删增补，是根本忘记了的！

卫斯理

一九八六、八、二十二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钻石花 | 38 连锁 |
| 2 地底奇人 | 39 愿望猴神 |
| 3 卫斯理与白素 | 40 迷藏 |
| 4 妖火 | 41 天书 |
| 5 真菌之毁灭 | 42 玩具 |
| 6 蓝血人 | 43 寻梦 |
| 7 回归悲剧 | 44 后备 |
| 8 蜂云 | 45 第二种人 |
| 9 奇门 | 46 盗墓 |
| 10 透明光 | 47 搜灵 |
| 11 真空密室之谜 | 48 茫点 |
| 12 沉船 | 49 神仙 |
| 13 地心烘炉 | 50 追龙 |
| 14 地图 | 51 洞天 |
| 15 不死药 | 52 活俑 |
| 16 规律 | 53 犀照 |
| 17 支离人 | 54 命运 |
| 18 贝壳 | 55 异宝 |
| 19 仙境 | 56 天人 |
| 20 访客 | 57 迷路 |
| 21 蛊惑 | 58 血咒 |
| 22 狐变 | 59 海异 |
| 23 老猫 | 60 宝狐 |
| 24 尸变 | 61 灵椅 |
| 25 笔友 | 62 奇缘 |
| 26 大厦 | 63 精怪 |
| 27 古声 | 64 鬼钟 |
| 28 换头记 | 65 妖偶 |
| 29 原子空间 | 66 魔像 |
| 30 红月亮 | 67 亚洲之鹰 |
| 31 鬼子 | 68 异军 |
| 32 新年 | 69 心变 |
| 33 魔磁 | 70 通神 |
| 34 影子 | 71 三千年死人 |
| 35 头发 | 72 泥沼火人 |
| 36 眼睛 | 73 鱼人 |
| 37 木炭 | |

2AD30/59

第十五部：七君子党

那警官取出烟盒来，先让我取烟，我顺手取了一支烟，但是在那一刹间，我想起，像我那样，过着冒险生活的人，是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下，都不能接受别人的香烟的。

因为，在香烟中放上麻醉剂的话，吸上一口，便足以令人昏过去了。

所以，我将已经取了起来的香烟，又放回了烟盒，道：“是英国烟么？我喜欢抽美国烟。”刚好，我身上的是美国烟，所以我才这样说。

那警官十分谅解地向我一笑，自己取了一支。待我取出了烟后，他便取出打火机来。打着了火，凑了上来。我客气了一句，便就着他打火机上的火，深深地吸了几口，在那一刹间，我只觉得那警官面上的笑容，显得十分古怪。

我的警觉马上提高，推开了他的打火机。

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只觉得一阵头昏！

我已经小心了，然而，还不够小心！

我没有抽他的烟，可是却用了他的打火机。他只要在打火机芯上，放上烈性迷药的话，我一样是会吸进去的。我想撑起身子来，但已经不能了。在那一瞬间，我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，在黑暗中，似乎有许多发自打火机的火焰，在我面前晃来晃去。

总共只不过是一秒钟的时间，只觉得车子猛地向旁转去，我已失去了知觉。

在日本，几天之间，这我已第三次失去知觉了。这真是我从来也未会有过的耻辱，当我又渐渐有了知觉之际，我就有了极其不祥的感觉。我甚至不想睁开眼来，只想继续维持昏迷。

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，闭着眼睛，也没有眼前有光线的感觉。

我睁开眼来，只见眼前一片漆黑，我自己则像是坐在一只十分舒适的沙发上。我略微挪动一下身子，眼前陡地大放光明。

我知道，一定是在沙发中有着什么装置，我一动，就有人知道我醒来了。

我打量了一下，那是一间十分舒服的起居室，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。我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好了，还在做戏么？该有人出来了。”

我的话刚一说完，就有人旋动门柄，走了进来。

我仍坐着不动，向那人望去。

只见进来的是一个中年人，那中年人的衣着，十分贴身而整洁。他并不是日本人，照我的观察，他像是巴尔干半岛的人。

这时，我的心中，倒是高兴多于沮丧了。

我又不自由主来到了一个我所不知底细的地方，这自然不是好现象，这又何值得高兴的呢？

但是，我却知道：这里绝不是“月神会”的势力范围，也不是某国大使馆，那么，便极有可能是抢走了那只硬金属箱子的那方面人物了。

我仍是坐着不动，以十分冷静、镇定的眼光望着那中年人。那中年人也是一声不出，直到他在我的面前坐了下来，才向我作了一个礼貌上的微笑，道：“先生，我愿意我们都以斯文人的姿态谈上几句。”我冷笑地道：“好，虽然你们将我弄到这里来的方法，十分不斯文。”那中年人抱歉地笑了笑，道：“我们不希望你是什么人，也不希望你向人提起到过这里，你的安全，绝无问题。”

在那中年人讲话的时候，我心中暗暗地思索着。

那中年人的话，显然不是故作神秘，但是他究竟属于什么势力，什么集团的人物呢？旁的不说，单说那假冒警官的人，便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

我只是点了点头，并不说话。

那中年人又笑了笑。道：“要你相信这件事实，无疑是十分困难的，但是我却不能不说。”我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只管说好了。”

那中年人道：“我，和我的朋友们，是不可抗拒的，你不必试图反抗我们，以及想和我们作对，你必须明白这一点。”

我大声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是啊，你们是不可抗拒的，所以我才被超级的迷药，弄到了这里来了。”

那中年人沉着道：“我并不是在说笑！”

我欠了欠身，道：“我知道不是说笑，国际警方的工作人员被收买，手提机枪，数十人的出动，难道是说笑么？”

那中年人的镇定功夫，当真是我生平所仅见。

我突然之间讲出了几句话，等于是说我已经知道了他的来历。我是只不过冒他一冒而已，但是却给我冒中了。

照理说来，那中年人应该震惊才是，但是他却只是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卫先生，你真了不起，你应该是我们中的一员。”

我不禁被他的话，逗得笑了起来，巧妙地道：“先生，不要忘记你们是什么人，我一无所知，你何以便能断定我可以成为你们中的一员？”

那中年人摊开了双手，道：“我们几个人，只想以巧妙的方法弄些钱，只此而已。”

我又笑道：“譬如什么巧妙的方法？”

那中年人哈哈笑了起来，道：“譬如不合理的关税制度，那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，又譬如，有什么人遭到无法解决的困难之际，只要给我们以合适的代价，我们也可以为他做到。”

那中年人的话，猛地触动了我心中已久的一件事。

我早已听得人家说起过，世上有一个十分严密，十分秘密的集团，那集团的核心人物只有七个，他们自称“七君子”（SEVEN GENTLEMEN）那七个人的国籍不同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之处，那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他们都会在地 下、或在战场上和敌人斗争过。

这七个人的机智、勇敢，和他们的教养、学识，都是第一流的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这个集团的行踪飘忽，不可捉摸。但是有一些大走私案，大失窃案，甚至国际上重大的情报买卖，都可以肯定是他们所做的。

那是因为他们每做一件事后，都将事情的详细经过告

诉事主之故。而他们的对象，大都也是些为富不仁的家伙。

这七个人是公认神秘的厉害的人物，如今在我面前的那个中年人，无论是体态、言语，都会受过高度的教育，他自然毫无疑问，是“七君子党”中的一员了。

我想了一想，并不揭穿他的身份。而我的心中，则更放心了许多。因为这七个人，倒也是出名的君子，他们若要杀人，那你绝不易躲避，他们若说不杀人，那么你的安全也没有问题。

如今，我的心中只有一个疑问，便是：他们将我弄到这里来，是为了什么？

那中年人望着我，房间中十分静。

好一会儿，那中年人才道：“你明白了么？”

我微笑着道：“有些明白了。”

那中年人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你一定要问我，为什么将你请到这里来的了？”

我道：“我没有问，是你在等待我的发问。”

那中年人伸出手来，道：“我们之间，应该消除敌意才是。我叫梅希达。”我仍然不站起来，只是坐着和他握手，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是希腊反抗纳粹的地下英雄，你是一个亲王，是不是？”

这“七君子党”七个人的履历，不但掌握在警方的手中，许多报纸也会报道过，是以我一听他讲出了名字，便知道他是出名的希腊贵族，梅希达亲王了。

梅希达道：“想不到我还是个成名人物！”他又坐了下来，道：“我们受了一个人的委托，这个人是肩负着人类一项

极其神圣的任务的，我们必须帮助他，以完成他的理想。”

我立即反问道：“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梅希达道：“有，因为你在不断地麻烦他，而且，做着许多对他不利的事情。我们请你放弃对他的纠缠，别再碰他。”

梅希达的语言，听来仍是十分有教养，十分柔和，但是他的口气，却已十分强硬。

如今，我正在人家的掌握之中，自然谈不上反对梅希达的话，而且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人，我的确想不起我会曾经麻烦过一个“负着人类伟大的任务”的人来。我望着他，道：“你或者有些误会了。”

梅希达道：“并不，你以不十分高明的手段，偷去了他身上的物事，而其中有些，是有关一个大国的高度机密的！”

我“哦”地一声，叫了出来。

我已经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人了。他说的那人，正是方天！不错，我会给方天以极度的麻烦。

但，方天也几乎令我死去两次！

我还要找方天，因为佐佐木博士之死，和季子的失踪，他也脱不了干系！

当我和方天最后一次会面，分手之际，我会要方天来找我，却不料方天并不来找我，而不知以什么方法，和出名的“七君子党”取得了联系！

我笑了一笑，道：“我想起你的委托人是什么人来了。”梅希达道：“我……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订立一个君子协定呢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能。”

梅希达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对于你，我们早就十分注意了，我们还十分佩服你，但你硬要将自己放在和我们敌对的位置上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无限惋惜地摇了摇头。

我耸了耸肩，道：“如果必须要和你们处在敌对的位置，我也感到十分遗憾，但是我首先要请问一句，你们对你们的委托人，知道多少？”

梅希达的神态，十分激动，道：“他的身份，绝不容怀疑，他是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，也是某一大国征服土星计划的实际上的主持人。”

我追问道：“你们还知道些什么？”

梅希达道：“这还不够么？这样的人物，来委托我们做事，我们感到十分光荣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，将事情做好。”

我听到这里，心中猛地一动，立即问道：“那么，抢夺那只硬金属箱子，也是出于他的委托？”梅希达道：“是的。”

我道：“他编造了一个什么故事呢？”

梅希达道：“故事，什么意思？”

我道：“例如说，箱子中的是什么，他为什么要取回它。先生，我希望你和我说实话。”

梅希达的面上，开始露出了怀疑之色，道：“他说那是一台机密仪器，被他所服务的机构中的叛徒偷出去，卖给另一个敌对的国家。”

我好半晌没有说话，脑中只觉得轰轰作响。

纳尔逊先生的推断证实了，方天和那只硬金属箱子，的确是有关的。

而我自己的推断，也快要证实了：方天既然和“天外来物”有着那样密切的关系，那么他当真是“天外来客”了？

梅希达还在等着我的回答。我呆了好一会：“我要和你们的委托人，作直接的谈判，而且，绝不能有第三者在场！”

梅希达道：“可以，但是我们绝不轻易向人发出请求，发出请求之后，也绝不收回的，希望你明白这一点。”我只是道：“你快请他来。”

梅希达以十分优雅的步伐，向外走了出去。

我在屋中，紧张地等待着。想着我即将和一个可能是来自其他星球的人会面时，我实在是抑制不住那股奇异的感觉。

大约过了五分钟左右，门被缓缓地推了开来，方天出现了，站在门口。

他的面色，仍然是那种异样的苍白。

我望着他，他也望着我，我们两人，对望了有一分钟之久，他才将门关上，向前慢慢地走了过来，在我的对面坐下。

我们又对望了片刻，还是我先开口，道：“方天，想不到你这样卑鄙。”方天震动了一下，我立即问：“季子在哪里？”

方天苍白的面色，变得更青，道：“我为什么要见你？我就是要向你问她的下落！”

我不禁呆了半晌，我一直以为害死佐佐木博士，带走季子的是方天。但如今从他的情形看来，那显然不是他了。如果不是他的话，嫌疑便转移到了月神会的身上。因为我从博士家中出来不久，便为月神会的人所伏击了。

我呆了半晌之后，挥了挥手，道：“这个问题，暂时不去

讨论它了。”方天像是要想反对，但我已经压低了声音：“方天，你是从哪一个星球上来的？”

我从来也未会想到过，一句话给一个人的震动竟可以达到这一地步！

方天先是猛地一呆，接着，他的面色，竟变成了青蓝色。然而，他像是离了水的鱼儿一样，急促地喘着气，跳了起来，又坐了下去，双睛凸出地望着我，使我感到我如同对着一个将死的人。

而这时，我看到了方天对我的这句话，震惊到这一地步，也知道我所料想的事：他当真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！

这样怪诞的事，猜想是一回事，获得了证实，又是另一回事。

我的心中，也十分震骇，我相信我的面色也不会好看，我们两人谁都不说话。

约莫过了一两分钟，我听得方天发出一阵急促的呼声，他在叫些什么，我也听不懂，只见他突然狠狠地向我扑了过来。

我身子一侧，避了开去，他扑到了我所坐的那只沙发之上，连人带沙发，一起跌倒在地上，我向前跃出了一步，方天并不跃起身来，在地上一个翻身，他已经取出了一支小手枪指着我的。

我吃了一惊，连忙道：“方天，别蠢，别——”

然而，我下面的话还未曾出口，身子便疾伏了下来。在我猛地住口，伏下身子之际，方天其实还未曾开枪，只是我从他的面上神情，肯定他会开枪，所以我才连忙伏了下来。

果然，我才伏下，一颗子弹，便呼啸着在我的头上掠过。我连忙着地向前滚去，滚到了一张沙发的后面，用力将那张沙发，推向前去。

在那张沙发向前推出之际，又是两下枪声。

在斗室之中，枪声听来，格外惊心动魄，我还未曾去察看我推出的沙发，是不是将方天砸中，已听得“砰”地一声响，门被撞了开来。两个手持机枪的人，冲了进来，大声喝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我站了起来，首先看到，方天正好被我抛出的沙发抛中，已经跌倒在地，倚着墙在喘气，他手中的手枪，也跌到了地上。

我沉声道：“你们来作什么？梅希达先生不是答应我和方先生单独相处的么？”

那两人道：“可是这里有枪声，那是为了什么？”

我向方天望了一眼，只见方天在微微地发抖，我道：“我和方先生发生了一些冲突，手枪走火，这不关你们的事情，你们出去吧。”

那两人互望了一眼，退了开去，我走到门旁，将门关上又望向方天，道：“你受伤了么？”

方天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又去拾那手枪，但是我的动作却比他快，我中指一弹，弹出一枚硬币，“铮”地一声，弹在那支小手枪上，就在方天快要拾到那支小手枪之际，小手枪弹了开去。

方天身子弯着，并不立即站起身来，晃了两晃，我连忙过去，将他扶住。

只见他的面色，更青，更蓝了。他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，又立即转过头去，双手掩住了脸，退后一步，坐倒在地上，喃喃地道：“完了！完了！”

我在他的身边，来回踱了几步，道：“方天，你以为我要害你么？还是以为我要找你报仇呢？”

方天只是不断地摇头，不断地道：“完了！完了！”我发现他的精神，处在一种极度激昂、近乎崩溃的情形之下，我知道一时之间，也难以劝得他听的，我只好笑了笑，道：“我走了。”

方天一听，又直跳了起来，道：“别走！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方天我知道你的心情，你在这里，一定感到所有的人都是敌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你的朋友，是不是？”

方天并不出声，只是瞪着眼望着我。

我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你错了，如果在大学时代，你便了解我的为人的话，你便早已有了一个朋友了。”或许是我的语音，十分诚恳，方天面上的青色，已渐渐褪去。

他以十分迟疑的眼光望着我，道：“你？你愿意做我的朋友？”

我道：“你应该相信我，至今为止，知道你真正身份的，还只有我一人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这个秘密，我可以永远保持下去。”

方天双手紧张地搓动着，道：“你……究竟知道了一些什么？”

方天的身子又发起抖来，道：“你……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我道：“早在大学中，你血液的奇异颜色，便已经引起我的疑心了。”

方天沮丧地坐了下来。我又道：“你不知道，在日本，我是受了人家的委托来调查你的。”

方天的神情更为吃惊，道：“受什么人的委托，调查些什么？”

我道：“受你工作单位的委托，调查你何以在准备发射到土星去的强大火箭之中，装置了一个单人舱——”我讲到这里，不禁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额角。

我其实不该问他是从哪一个星球来的。从他在准备射向土星的火箭中，装置一个单人的舱这一点看来，他毫无疑问是来自土星的了！

我抬起头来，向方天望去，方天也正向我望来，道：“他们……他们已经知道我的一切了？”

我道：“我相信不知道，他们只是奇怪，你为什么不开你的行动。”

方天突然超前了一步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道：“卫斯理，你要帮我的忙，你一定要帮我的忙。”我在他的手背上拍了拍，道：“我当然会帮你忙的，但是我首先要知道你的一切。

方天呆了片刻，道：“我们不妨先离开这里，你要知道，我的事……我绝不想被人知道，为了掩护我的身份，我已经……尽我所能了。”

我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你曾经几次想杀我。”

方天的脸上，现出了一个奇怪的神情，道：“你们以为杀